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书目情报 需求与服务组织

SHUMU QINGBAO XUQIU

YU FUWU ZUZHI

彭斐章 主编

陈传夫 副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

“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

主编 彭 颀

副主编 陈由

编 周 桂 华 王新才

委兼群 蔡修铭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组织/彭斐章主编；陈传夫副主编。—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9

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

ISBN 7-307-03030-6

I . 书… II . ①彭… ②陈… III . 书目工作—高等学校—教材
IV . G2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1612 号

责任编辑：严 红 责任校对：张 昕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发行：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刷：武汉第二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125 字数：317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3030-6/G·510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　　言

中国目录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学科。它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经验总结的阶段后，于20世纪开始步入理论发展阶段。迄今，它已经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在21世纪到来之际，开展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是适应传统目录学向现代目录学转变的需要。

目录学是一门智慧之学。目录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与文献、知识紧紧相联，与学术密不可分，长期以来，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到清代，目录学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吸引着文史学家和其他学者从事其研究，他们将目录学看成是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进行科学的研究的指南。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家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指出：“目录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这些都强调目录学是人们读书治学的入门之学。人们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自然会望洋兴叹，因而需要解决一个读书从何下手、阅读的先后缓急，以及什么该精读，什么只需浏览的问题，这就要借助书目作为“舟楫”和“向导”。可见，读书治学，宜得门径，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人们学会怎样在文献和知识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知识的本领，这种本领是终生受益的，正如俄罗斯诗人、文献学家布留索夫在其《论目录学对科学的意义》一文中所说：“有人说，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本领。”因此，每一个科学工作者都

必须掌握起码的目录学知识，作为读书治学的入门知识，泛舟书海的向导，科学的研究的指南。目录学家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要使“目录学成为最通俗之常识，人人得而用之”。

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广泛应用价值的科学。时代呼唤目录学走向社会，要求目录学以整个社会文化为背景，紧跟时代演进的节拍前进。在目录学的发展进程中，探讨目录学的时代特征，已成为目录学工作者永恒的主题。每逢社会变革的转折关头，都有学者承担目录学与时代这一命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录学的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问题。1956年美国学者路易斯·莱德纳(Louis N. Ridenour)在伊利诺依大学图书馆学年度讲座上提交了《科学时代的目录学》的重要论文。同年，在探讨20世纪目录学发展方向问题时，图书馆自动化的先驱，拉夫·萧(Ralph R. Shaw)也发表了题为《20世纪的机器与目录学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研究进入了“科学时代”(age of science)。20世纪80年代，社会结构又一次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兰开斯特(F. W. Lancaster)和陈钦智教授都提出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正进入“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这个时期，我国学者纷纷撰文探讨目录学与时代，如《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1]、《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2]、《目录学的时代性与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特征》^[3]。这些论文都在探讨“信息时代的目录学”这一命题。90年代中期，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始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通常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导致全球性的第二次信息革命。这次信息革命将利用人类已有的最新最尖端技术，涉及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国及时参与了这一历史性进程。1997年4月召开了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讨论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随着中国邮电、教育、金融等网络的运行和“中国信息”等工程的启动，我国的信息环境正在发生变化。1998年4月，国家信息产业部成立。1999年12月我国因特网用户已达890万户。作为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

为广大用户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的书目情报工作，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信息技术的挑战。如何有效地解决数字时代信息资源的揭示、报道、开发与利用问题，是 21 世纪我国目录学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数字化技术将带来信息资源的生产、聚集、组织、传播、再生产、开发和利用等方式方法的变革，为目录学的发展带来机遇，也为目录学研究开拓了广阔前景。目录学研究正进入数字时代（digital age）。

社会信息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不断增长着的巨大文献信息量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特定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日益尖锐化，书目情报服务正是运用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来解决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信息量与人们对文献信息特定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没有文献信息的科学揭示和有效报道，对文献信息特定需求的满足便无从谈起，离开了读者的书目情报需求，目录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所以，我们强调书目情报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读者书目情报需求的变化是目录学内容变化与学术前进的原动力。因此，面对 21 世纪，我们首先要研究在新的信息环境中读者信息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

第一，在数字时代，读者由对传统的印刷型信息为主的需求，转向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从物理结构上说，信息可分为视频信息（包括静态的信息如文本信息、图像信息，动态的信息如动画、电视、电影、交互式媒体）、音频信息（包括声音、音乐等）和超视声频信息（包括超声频、超视频信息）。文献信息仅能满足读者的部分需求。在新的信息环境中，非文献型需求的比例在逐步加大。在信息高速公路中，视频信息与非视频信息交融，信息载体的原始个性特征消失。我们必须探索数字化书目情报服务方式与模式，例如在超文本标记语言环境下，书目系统、索引系统、文摘系统的设计。

第二，由国家、地区性的书目情报需求转向全球信息需求。传统的书目与图书馆服务主要是区域性的服务，例如以馆藏为阵地的书目服务，以地区合作为目标的联合目录服务，以揭示与报道一国图书为宗旨的国家书目服务，等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

目标的确立，用户的信息需求已不再局限于一国或一地区，而转变为对全球信息资源的需求。科学研究与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学术研究进展，以确定选题并跟踪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国际经济一体化，商品、技术与金融市场瞬息万变，传统技术手段已无法满足用户的这些新型信息需求，必须探索新的技术手段。即使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前，其书目情报服务也是地区性的，例如美国的研究图书馆网络，进入Internet之前的OCLC，以及广为流行的图书馆公共查询目录系统(OPACs)。在数字时代，这些局域性的书目中心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联网，真正实现了世界书目资源共享。在全球书目资源共享过程中，书目信息的揭示与报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在虚拟图书馆进行书目报道，遵循的主要规则不再是书目条例，而是通讯协议。因此我们要研究网络环境下书目文献揭示、传播、利用等新问题。

第三，社会性书目情报需求与离散型个体化书目情报需求两极并存。传统信息资源共享主要依赖图书馆、信息研究所、文献中心等机构，这种服务属于集中服务或中心服务。用户获取信息资源方式包括借阅、阅览、专题目录、参考咨询等。在信息社会，由于技术的推动，读者对作为物理状态的图书馆的依赖程度明显降低，作为分布式数据库状态的虚拟图书馆将在满足读者信息需求中发挥巨大作用。用户希望在办公室、家庭甚至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通过计算机、远程通讯技术及时获取信息。21世纪信息交流的主要特征是其开放性，即信息资源的无限制复制，另外，点对点的信息交流也成为一重要的发展趋势。信息服务的商业化是促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探索新的信息资源共享途径。例如商业化的书目数据库服务针对特定的用户，终端用户通过即时付费直接进入网络系统，书目工作者的中介角色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研究数字时代目录学家的新任务、网络环境下读者书目查询行为等新课题。

第四，对文献的需求转向对浓缩的有序化情报信息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信息量的增长十分惊人。据文献报道^[4]，全世界每年生产的信息资源量约在数十万亿字节的量级。据《大英

百科全书》的“信息处理与信息系统”条目估计，仅美国商业和事务领域每年就处理约400亿张以纸为媒介的文件。据估计，目前世界提供服务的数据库约在60亿条记录左右。以每条记录1000字节计算，仅数据库信息总量就达5~10万亿字节。电视的信息量就达每年290.5亿单词，无线广播每年57.1亿单词，图书报纸杂志为128.4亿单词，视频、单频介质为13.4亿单词。此外还有大量的测图信息、气象信息、专利信息等。很显然，社会信息量的激增为资源共享创造了条件，也为读者的信息获取增加了困难。面对信息海洋，读者无法迅速、准确地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这是信息技术环境提出的挑战。目录学的目的就是向读者全面揭示文献的外部信息，从而使读者获得改变自己知识库的启发信息。书目情报虽只是海量信息的一个非常小的子集，但在现代信息系统中，书目情报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导航工具。

第五，对原始信息的需求逐步转向对数字化信息的需求。信息基础设施是一种公共平台，将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也带来了读者利用信息资源行为的变化。数字化查询具有速度快、远程通讯、人机对话、即时编辑等特点，既方便查寻又便于存储，也有利于信息的再生。数字化书目情报服务与传统的文献服务有较大区别。例如就检索行为看，提问—比较—查找的检索方式将逐步转向浏览—查询—下载的方式，所以，我们也要研究专题服务、定题服务、咨询服务、辅导服务的新任务以及有关的心理学、行为科学问题。同时，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将得到继承与发扬光大，并赋予新的内容。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将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

用户的信息需求变化是推动目录学研究的动力。信息环境变化才刚刚开始，数字化技术对目录学带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信息环境的变化将带来一系列技术、文化、心理、法律等方面的新课题，需要目录学工作者去继续探索，而书目情报正是数字时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书目情报在信息的生产、聚集、包装、检索、传播、复制、增值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书目情报是现代目录学研究的基点，书目情报理论无论在欧美

抑或是在俄罗斯和东欧，都代表着现代目录学的新内容。国外书目情报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也引起了我国目录学界的关注。书目情报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引入我国，我们在编写《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时，设立专章探讨了书目情报服务问题。随后，我们又承担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在向国内几百个单位的不同读者群进行问卷调查和跟踪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该书 1995 年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接着，我们又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国书目情报服务体系的优化与改革”课题，其主要成果为《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这部著作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点，借鉴组织与管理理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书目情报管理的新体制，它是前书的姊妹篇，体现了对书目情报服务的进一步思考。我国首届现代目录学研究方向的博士柯平以书目情报理论作为现代目录学的突破口进行探索，其学位论文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 1996 年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专业刊物上亦刊登了一批有关学术论文。本书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

本书是国家教委“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建设项目。

本书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点，以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为导向，借鉴国外有关书目情报理论与方法，坚持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应用性原则，力求对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论述。本书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书目情报概念基础，书目情报需求结构，书目情报资源配置，书目情报文献揭示原理，书目情报文献编纂原理，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策略、书目情报系统控制，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资源开发，书目情报产业研究，书目情报服务评价和书目情报服务管理等。

参与本书编撰的人员情况为：第一章：彭斐章；第二章：柯平；第三章：肖希明；第四章：彭斐章；第五章：陈传夫；第六章：陈传夫；第七章：柯平；第八章：贺修铭；第九章：娄策群；

第十章：王新才；前言：彭斐章。全书由彭斐章和陈传夫策划、组织编写。彭斐章审校了全书。本书在编写、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武汉大学研究生院、武汉大学教务处和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严红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我们的专业视野和学术水平，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 [1]彭斐章.迎接信息时代的科学——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图书与情报,1989(4)
- [2]彭斐章.世纪之交的目录学研究.图书情报工作,1995(2)
- [3]卿家康.目录学的时代性与当代中国目录学的特征.图书情报知识,1995(2)
- [4]曾民族.面向电子信息资源的信息服务业及其技术发展动向.情报学报,V.15,No.1,1996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书目情报概念基础	1
第一节 书目情报语义分析	1
第二节 书目情报的结构分析	4
第三节 书目情报研究的内容	10
第二章 书目情报需求结构	15
第一节 书目情报需求的社会动力	15
第二节 书目情报意识分析	22
第三节 书目情报需求行为	24
第四节 书目情报需求类型与特点	34
第五节 书目情报需求结构要素	39
第三章 书目情报资源配置	45
第一节 书目情报资源生产	45
第二节 书目情报资源传播	57
第三节 书目情报资源利用	68
第四节 书目情报资源保障	76
第四章 书目情报文献揭示原理	89
第一节 文献的识别与揭示	89
第二节 文献揭示的基本方法	94
第三节 文献的编排与组织	98

第五章 书目情报文献编纂原理	102
第一节 书目编纂原理.....	102
第二节 索引编纂原理.....	111
第三节 文摘编纂原理.....	124
第四节 综述编纂原理.....	141
第六章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与策略	146
第一节 书目情报服务的组织.....	149
第二节 书目情报服务的形式.....	151
第三节 书目情报服务策略.....	153
第四节 书目情报服务的发展趋势.....	157
第五节 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情报服务策略.....	161
第七章 书目情报系统控制	183
第一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概念.....	183
第二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结构.....	196
第三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功能.....	206
第四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控制.....	217
第五节 书目情报系统的开发.....	223
第八章 书目情报产业研究	232
第一节 书目情报产业概念.....	232
第二节 书目情报产业结构.....	240
第三节 书目情报产业政策.....	253
第四节 书目情报产业道路.....	258
第九章 书目情报服务评价	277
第一节 书目情报服务评价的基本原理.....	277
第二节 书目情报服务评价的主要方法.....	285
第三节 几类书目情报服务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	302

目录·3

第十章 书目情报服务管理	317
第一节 书目情报服务管理层次与要素.....	317
第二节 作为社会文化事业的书目情报服务管理.....	319
第三节 产业化书目情报服务管理.....	332
第四节 书目情报服务管理体制.....	336

第一章 书目情报概念基础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由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从对象的众多属性中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换句话说，概念是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概念是经验的总结，又是思维的细胞，同时，它也是一切科学理论最基本的知识单元。一切科学认识的成果往往是通过各种概念来加以概括的，因此，论述任何科学理论原理都必须以严格确定的、统一的科学概念为基础。科学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说明，一个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成为带动整个理论之网的纽结，学科的发展常常首先表现为对旧概念的否定和对新概念的确立。要研究和发展书目情报理论，要确立书目情报的内容范围，要明确书目情报在文献信息交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弄清书目情报的概念体系。

第一节 书目情报语义分析

书目情报（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这一概念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流行起来的。美国著名目录学家 J.H. 谢拉在讨论系统书目时指出：“……布里格姆为目录中遗漏了一些书目情报（bibliographic information）如出版地和出版时间感到痛惜”，“不同种类的书目情报表明了不同的服务目的，例如塞缪尔·坎贝著录的出版时间和地点对大学、公共图书馆比对购买者个人更为有用和重要”^[1]。书目情报（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这一术语于 50 年代初在苏联目录学领域得到推广，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 E.I. 沙穆林（Е.И.Шамурин）在其主编的《图书学术语辞典》中对书目情报作了如下释义：“书目情报——（1）现存或新入

藏有关所有或个别知识门类、主题或问题的相关文献的书面著录；（2）图书馆、图书馆主管为馆员、图书营销网站工作者或读者有计划地组织有关新出版文献的口头通报；常常用作书目评论（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的同义词。”^[2]在前苏联国家标准（ГОСТ7.0—77）中，书目情报被定义为“为识别和利用出版物所必需的出版物信息（不论这些信息的提供方式是口头的、阅读的或机读的）。”^[3]这些说明，早期的书目情报被看做是对馆员、图书营销员和读者为识别或利用文献提供必需的出版物信息，这是简单书目情报思想的体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讨论的深入，对书目情报的认识也不断深化。1981年苏联目录学家科尔舒诺夫在其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中认为“书目情报——是以具体的历史形成的形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发挥检索、交流和评价功能的，关于文献的情报。”^[4]随后，科尔舒诺夫又对书目情报这一定义进行了发展和订正，1990年在其主编的《目录学普通教程》新版中指出：“书目情报——通常是以一定方式在文献交流体系中实现检索、交流、评价的基本社会功能，以满足和形成社会成员的文献需求为最终目的的关于文献的有序化（规范化的）情报。”^[5]

索科洛夫（А. В. Соколов）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内容和形式的二次事实情报，表现为用自然语言或情报检索语言表达的规范化书目报道。”^[6]

作为概念，“书目情报”有自己的内涵。内涵是概念特有属性的隐含性反映，对“书目情报”概念的理解，关键在于把握它的内涵，科尔舒诺夫在其新版《目录学普通教程》中认为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有序化（规范化）的情报，这与索科洛夫将书目情报看成是关于文献内容和形式的二次事实情报一样，试图从宏观上对书目情报进行研究，他认为书目情报是目录学概念的出发点，从书目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实质出发，论证了书目情报是书目体系的核心。

自“书目情报”这一概念引入我国目录学以后，国内对于这一概念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书目情报是对文献内容信息和形式特征进行筛选、描述、替代、重组和综合而形成的有着特定

参考利用价值的有序化文献信息。”^[7]也有人认为：“书目情报——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8]还有人将书目情报定义为：“经过分析和综合处理并用于浓缩和记忆的知识。”^[9]从上述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书目情报来源于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书目情报活动必然产生于文献交流活动。从书目情报的来源看，书目情报是对文献等各种媒体记录下来的知识的浓缩，文献中蕴含的知识只有经过浓缩才便于在文献交流中进行传递。书目情报只有通过传递才能发挥作用。书目情报依赖于文献而存在，同时又促进文献的识别与利用。但是，书目情报不能独立于文献之外，我们理解的文献是“将知识与信息通过记录的方式存储在一定物质载体上，能够传播与利用的文化符号系统。”^[10]文献包括用声频、视频记录下来的一切知识材料，同时也包括按文献加工等级划分的一次、二次和三次文献。书目情报是关于文献的知识和效用信息的集合。我们这样界定书目情报是从书目情报的基本特征考虑的，认识书目情报的基本特征是界定书目情报的关键。书目情报具有压缩性、二次性和知识性等基本特征。

压缩性：书目情报是对文献信息进行压缩的结果。从语义角度看，书目情报受制于被浓缩的原文文献内容，书目情报可以视为原文的情报模型。对情报模型的基本要求是：(1) 完全相符性 (adequacy)，可用语义相符性 (semantic adequacy) 来评价；(2) 与模拟对象的不变性 (invariance)，可用语义相当性 (semantic equivalence) 评价。书目情报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对原文进行模拟，尽可能地从语义上保留原文的情报内容，有时还加上评价性文字。对原文中的知识进行有序化处理时，尽可能使原文陈述的事实 (即情报内容) 不变。从世界大多数国家情况看，目前书目情报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对文献的主要内容进行通报、揭示、报道、评价阶段，国际上法律、医学、工商等知识的自由文本检索系统已非常普及，但是，文摘索引等形式的书目情报仍是书目情报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创刊于 1907 年的美国《化学文摘》对原文的模拟是采用著录外表特征：(1) 文献序号；(2) 文献标题；(3) 作者；(4) 著者工作单位；(5) 刊载文献的期刊名称；(6) 出版年；(7) 期刊的卷数、期数；(8) 文献在期刊中的起止页码；(9) 原文的文种。对于文献

的内容，浓缩处理时采用“摘要”的形式，它是一种带摘要的书目。《化学文摘》的书目情报模型一般指出所报道著作的（1）研究目的和范围；（2）新的化学反应、化合物、材料、工艺、程序、工具、资源和理论；（3）新创立的知识的新应用；（4）观察结果和作者的解释与结论。我国的一些书目工具也同样是对原文的部分浓缩，例如《药学文摘》。

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情报方法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书目检索领域，大大增强了书目情报对原文献知识模拟的语义相符性、相当性，例如文献主题方面的分析。从根本上说，书目情报通过对原文献进行压缩，去掉了冗余信息。文献信息的冗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有文献中表达的新知识和有必要揭示出来的语义信息，这才是效用信息。只有将各种关于文献的效用信息集中起来，才能准确地反映文献的全貌。文献的知识和信息只有经过浓缩才便于传递，才便于人们用极少的时间准确识别和有效地获取具体的文献，使文献得到充分利用。

二次性：对一次文献加工处理的结果，形成关于文献的书目情报。二次性是从书目情报产生的过程而言的，文献信息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加工处理。书目情报是原始文献的表征，是人们认识和获取文献的信息。

知识性：书目情报是经过分析和综合的有序化的知识，书目情报流的本质是知识的通讯，书目情报活动的本质也就是一种知识通讯活动。传递是书目情报的属性之一，书目情报交流是一种有序传递，没有传递，书目情报便失去了意义。制作书目情报是为了更好地传递和利用文献的知识和信息，没有书目情报，文献的利用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节 书目情报的结构分析

书目情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录学领域中不断增长着的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书目情报是原始文献信息的一种情报模型，它对原始文献信息模拟的主要形式有：